



五十三卷五十四卷

和16
1811
29



門和16  
新卷  
1811  
29

昭明選集成卷第五十三

古榕方廷珪伯海評點

壻林邦瑄宗器校刻

論四總目

五等諸侯論

辨命論

右共二篇

五等諸侯論

五等公侯伯子男也三代各以封建為治秦始廢封建為郡縣漢因之論者論其興廢得失

陸士衡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創制垂基

總目封建及郡縣

思隆後葉然而經

畧不同長世異術

或以封建或以郡縣故異術長世使世長久也

五等之制始於黃唐

郡縣之治創自秦漢

五等郡縣對舉黃唐黃帝唐堯

得失成敗

四字一篇之綱

備在典

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

以上乃論之冒頭

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

曠曠不可以偏制

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

借人制曠終

乎因人

而理

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

弘其制也

申上因人五

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

地大小

財其親

疏之宜

同異姓

定維城之業

申上親疎

又有以見綏世之長

御識人情之大方

御撫

宗庶雜居而

常也謂

知其為人不如厚已

常道

利物不如圖身

人各有其爵土則已與身實所利賴

安上在乎悅下為已在乎利人

欲上安必當使下悅故易曰說

以使民忘其勞

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

利之不如在利之時因而利之則其利廣是為惠而不費

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

已得與之同憂

饒註人已失利而後利之不如在利之時因而利之則其利廣是為惠而不費

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

已得與之同憂

共害皆指天子

利博則恩篤

申上豐利

樂遠則憂深

申上厚樂恩篤憂深

故

諸侯饗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

以上皆明先王所以封建之意制極盡善

夫

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

以下皆言封建之利

九服之民知有定主

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

縣緊相對即以承上為過峽

故疆毅之國不能擅

一時之勢

如春秋之吳楚

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

再無斬木揭竿之事

然後

然後

然後

然後

然後

國安由萬邦之思治。如桓文靖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諸侯皆登

以上數句皆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和。目網且以喻諸侯天

承上道衰來。也。呂氏春秋一引其四體辭難而心營。力與獲父

網萬目皆張。通也。四體辭難而心營。四體亦喻諸侯

管背也。心營所難為。四體於其蓋善本。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

難為而代之為辭去。必安也。此段前明先王所以封建之意。由

以垂業也。四王禹湯文武。故使人共任。共治。後則言其有利無

害。通為夫盛衰隆弊。五臣本理所固有。教之廢與繫乎其人。以

一大段。夫盛衰隆弊。五臣本理所固有。教之廢與繫乎其人。以

轉入周見周之衰弊。由政事不願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

脩初不關乎封建。起下有九。於疆禦。春秋之吳楚戰國厚下

原原諒。故世及之制弊。五臣本於疆禦。春秋之吳楚戰國厚下

之典漏於未折。齊之陳氏晉之六卿未折者侵弱之釁。邁自三

李翰註。邁起也。季夏殷周之末。陵夷之禍。終於七雄。陵夷諸

年天子無道。故諸侯疆者侵弱。陵夷之禍。終於七雄。侯目無

上章。○以上是周末後。昔者成湯親臨夏后之鑒。公且目涉商

人見五等封建之弊。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故五等之禮不

人之戒。夏后之鑒。殷鑒夏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故五等之禮不

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他事皆有損益。唯五等之制。獨

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算乎。二王夏之桀商之紂。皆湯與

助惡之諸侯。終不廢及五等。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

亦以經世之制。莫善於此。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

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雖侵弱侯國

王室猶在。殄祀土崩。皆暗指。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

秦漢立言。亦以發明上文。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

禍。申上意。雖不能無侵弱陵夷之。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

禍。申上意。雖不能無侵弱陵夷之。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

非致治之具也。五臣本無也字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左傳王子

朝告于諸侯，釋位以開王政，謂各去其位以赴難，不敢寧居。此是春秋時事。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

此是戰國時事。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

豈非置勢使之然歟？以上言周後嗣雖微，猶擁虛位十有餘世，皆賴封建之力，俱隱隱與秦針對下，繼人

秦。自先王知帝業至此，皆論封建之得通為大段。降及亡秦，棄道任術。道先王之術，術申韓之術。

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先制本末，制國昧於弱下，謂不封建。

弱下之無前王所棄，秦以為是故謂之昧。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趣

亂不必一道。焚書坑儒之類顛沛之釁，實由孤立。下半篇主意是蓋思五等

之小怨，忘經國之大德。德，侵弱為小怨，維恃正氣為大德。知陵夷之可患，聞土崩

之為痛也。結任上文周之不競，有自來矣。以下再取周與秦相形國乏令主，十

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足見封建之善一朝振矜，遠國先叛。公羊

傳葵邱之會，齊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然也。矜之者何猶莫若我，也見謀王室，乃人臣之職，故振矜而諸

侯故疆，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俱見左傳，此即所云上下相維

小大相制也。豈劉項之能，關關勝廣之敢，號澤哉。漢書沛公自武關入秦，必羽至函谷

關使當陽君擊關羽入，爭戲又勝廣為屯長。借使秦人因循周

行至蕪西，大澤鄉，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五臣本弊作覆滅之禍，豈在曩日，皆發

明秦以孤，漢矯秦柱大啓侯王。枉謂不封建之失境土踰溢，不遵舊典

立而亡。舊典即百里，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俱見是以諸侯阻其

七十之制。

召月文選集

五等諸侯論

改邑拜

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善註阻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

臣犯其弱網。七子衝其漏網。大臣謂燕王臧荼、韓王信、淮陰侯

盧綰等七子。謂吳王濞、膠東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

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等弱網。謂漢初綱紀尚弱。漏網。謂孝景

時法網。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皇祖高祖也。史記淮南

陳寬。之布走高祖時為流矢所中。夷傷也。楚漢春秋下蔡亭長習淮

南王曰封汝爵為千乘。東南益日所出尚不足黔徒羣盜所邪

而反何也。漢書吳王濞反。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起兵。反以袁

益為秦常使吳。吳王聞益來。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

尚誰拜不。肯見益。是蓋過正之災。而封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

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郎中令張武曰。以迎大王為

名實不可往。宋昌曰。羣臣議非也。內有朱虛東牟之親。逮至中

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故迎大王大王勿疑也。

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用主父偃之策。事俱見上。

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

五侯王鳳兄弟。新都王莽。國號新。光武中興。篡隆皇統。而猶遵

事俱見上。西漢末去封建之失。僅及數世。姦充充斥。

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五等封建。僅及數世。姦充充斥。

賊姦究軌輿。卒有疆臣專朝。則天下風靡。疆臣梁一夫從橫。則

城池自夷。豈不危哉。一夫黃巾。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

臣十位者。三子。放不尊天子之命。惠王時則為國邊伯子禽

在五大夫之數。衰王時則頽叔。桃子奉王子帶。以伐玉。悼王時

則賓起。奉王子朝。以伐玉。桃子賓起。合上五大夫為七臣。王子

召月之異

卷之五十三

五等諸侯論

後世

天邑謂據鉦。鉦，震於闕宇，鋒鏑流乎絳闕。鉦，金聲，擊鼓也。闕，宇謂畿內，鏑，兵鋒。

絳闕，天子宮闕言。然禍止畿甸，害不暨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

畿內雖亂，九服是以宣王。五臣本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史記

周人相與畔襲厲土，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立宣王。又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于頹鄭，伯見號叔曰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同伐王城，殺王子頹及五大夫，又天王出居于鄭，避母弟之難也。晉侯辭秦師而下，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叔帶襄王同母弟，振起也。豈若二漢階

闕，暨擾而四海已沸。階，闕暨擾。薛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薛臣

又將漢與周相形，明封建之善，見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當日王畿雖危，藉諸侯以安。

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思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

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

心挫於卑勢耳。亦欲匡合王室。綠無尺土可資。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烈士

即謀誅王莽董卓者。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不惟不能誅莽，卓反助莽卓。雖復時有

鳩合同志以謀王室。漢書王莽居攝，翟義心惡之，遂與劉璜結謀舉義兵。後漢書董卓以尚書韓馥為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馥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漢書

等到官各舉義兵討卓，鳩聚也。立劉信為天子，奧主，出左傳，奧，深也。非深沈善謀，呂氏春秋驅市人而戰。師旅無先定之班，若臣無

相保之志。後漢書卓聞韓劉等兵起，乃鳩殺弘農王，無先定之

無相保之志，君未知。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弑。五臣本之禍民

臣心臣亦未知君心。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東漢末去封建之失，漢書莽聞翟

義起兵，乃拜王邑為虎牙將軍，以

召月文選集

卷之五十三 五等諸侯論

擊義破之於是莽自謂大得天人之助遂即

或以諸侯世位不

真矣漢書陳涉詐稱公子扶蘇從民望也

必常全

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

雖或

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

難者之言止此下則以已意

不關郡縣

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

言天子有休明之德

屬咸述其職

禮記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

而淫昏之君

等之

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

而興

或衰陵

明之德

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准才

特准才謂以貨

才之多寡准其

則會殘之萌皆如羣后也

郡縣初不異五等

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

以郡縣而收

結明作

論大意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已思治郡縣之長為利圖物

物能利已乃始圖之故云為利蓋視

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

子之常志

指任郡縣

脩已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

而安民之舉遲

急欲陞轉只知為已不知為百姓此漢

是故侵

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

安民警遲不若侵之使利

損實事

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

進取名速故損實事以求之夙夜不

循名責實故

君無卒歲之圖

實政事之實名虛名此漢宜所以

為利圖物究其流弊言之

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已士眾皆我



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

堂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治。則功

有厚薄。論功而加爵進地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論過而黜爵削地然則探八

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結五等八代謂五帝三王與上辨亡論不同秦漢之典。殆可

以一言蔽矣。結郡縣

按大意。總見五等不可廢。周封同姓。王室多難。終賴以安。降及戰國。雖事權已去。猶以位號為天下共主。數十餘年。秦廢五等為郡縣。同姓地無尺土。故人主孤立於上。奸臣竊命於下。不二世宗社為墟。豈若周之享國長久。高祖鑒

秦孤立廣封同姓。失在不依古制。故啓七國之亂。然諸呂之變。卒以同姓內外翼戴。有人劉氏危而復安。武帝以後。地既分裂。且多罪廢。勢微力弱。名存實亡。王莽遂移漢祚。皆由外無宗子。強國無可畏懼之同姓故也。光武踵秦故轍。桓靈以後。奸臣煽亂。國隨以亡。視之周室五等之與郡縣利害較然。大抵兩漢與秦失總由孤立。其孤立失總由不封建同姓。但封建同異姓俱有此。只及同姓不及異姓。蓋權時之弊。以立言耳。

辨命論 并序

劉孝標

孝標植根潘右流寓魏庭冒險危僅至江左負材矜能自謂坐致雲霄豈圖遠巡十稔而榮慙一命因茲著論故辭多憤激雖義越典謨而足杜爭競也。翰註辨人死生窮通必有命故因管輅以發此論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

主上謂梁武帝也魏志管輅字公明平原人舉秀才弟辰謂輅曰大

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歎曰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閒不見女嫁男娶婦也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

議歸以告余

墀塗地也禮天子赤墀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天

旨因言其致云爾

天子之言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此句正是

譬其英偉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史記有日者列傳。占候時日謂之日者。

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則五臣本無則字

高才而無貴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左傳

縮雲氏有不才于貪于飲食。胃子貨賄天下之人。謂之饕餮。故性命之道。受生之始窮通之數。受生

後天闕鳥紛綸。天拆闕止也。本莊子道遙篇受生之終。莫知其辨。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

與性何謂。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分於道始得為人。也。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仲任蔽

其源。子長闡其惑。後漢書王充字仲任論衡曰。凡人有生死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命當貧賤。雖富

貴之。猶涉患禍。失其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雖其貧賤。謂有定分。蔽蓋也。卽一言以蔽之。蔽司馬子長伯夷列傳

以夷齊餓死盜跖壽終歸之於命。至於鵠五臣本作冠。囊漏必以懸。天有期鼎

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名。襄陽貧賤之居。禡冠貧賤之服。論衡曰。夫命懸於天。是言貧賤有一定之期。鼎

貴鼎食之貴。左傳閔子騫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是又言富貴無一定之分。奴讒讒五臣本作詐阻

異端斯起。承上或言有一定。或言無一定。蜀志孟光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常讒讒詐。謂

之多。言語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李蕭遠作

運命論言治亂在天。故曰論其本。郭子玄作致命由已。嘗試言

之曰。大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以下皆發明此義。老子大

道汎兮。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有。自然者。物見其然。

愛養萬物。而不爲之主任。其生性。故無主。鼓動陶鑄。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卽富貴貧賤死生壽夭之迹。

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順乎自然。不待作爲。故不爲功。非其力。鼓動使人趨事。陶鑄使

人成事混成人物混合各生之無辜毒之心死之豈度劉之志

成其形質皆言道之妙皆言自然之妙老子亭之毒之蓋之覆之王墜之淵泉非其怒

辨曰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度劉殺也善曰墜之淵泉鱗屬升之霄漢羽族屬言各

升之霄漢非其悅稟性不同非天有悅怒而然按上二句是言

生死此二句是喻升沈言貧賤若沈之淵泉富貴若升之霄漢皆本自然故曰非其怒非其悅

萬寶以之化萬寶萬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確謂生機不可抑

化而不易則謂之命上為過下此法本之秦漢間人命也者

自天之命也化生也既生之後貧富貴賤死生各有定於冥兆

終然不變良註冥昧兆始也定之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獨

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淮南子昔共工之力怒觸不

爭為帝魯陽公與韓構戰日將暮不勝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

魯陽公麾戈日為之退三舍倒却行也皆言死生之期漢書漏刻以百二十為

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度葦漏晝夜共百刻哀帝有短祚之期

故增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承是以放勳之世浩浩襄陵天

乙之時焦金流石銑註言堯之火水九年湯之大文公寔其尾

宣尼絕其糧傅子曰周文王子公且有聖德顏回敗其叢蘭冉

耕歌其芣苢顏子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卒文子曰叢蘭

有惡疾人道不通發憤而作以芣苢雖臭惡我猶夷叔斃淑媛

采采而不已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夷叔斃淑媛

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古史考伯夷叔齊采薇而食野有婦人

也於是聖賢且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言雖聖賢尚不能與命

餓死也於是聖賢且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言雖聖賢尚不能與命

命之賦於上一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賈大

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漢書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文帝輦過問曰父老

何時為郎君山鴻漸東觀漢記相譚字君山少好學徧治五經光武

餘俱見上即位拜議郎詔會議雲臺上問譚曰吾以識夫之何如譚不應

復轉遷出補六安太守丞之官意不樂道病卒敬通鳳起摧迅

才不足而行有遺哉東觀漢記馮敬通少有倣儻之志明帝以為衍材過其實抑而不用遂墮壞失志以壽終於家此豈

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賦於次一等人功名之徒近世有沛國劉

才不足而行有遺哉劉歆弟璡並一時秀士也山古人証及今人蕭子顯齊書

不復仕歆弟璡字子璡方軌正直文惠太子召璡入侍東宮每

上事輒削草尋署射聲校尉卒歆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

後漢書楊震字伯起經傳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崑

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而官有

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用楊子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

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

而莫用同劉璡劉璡一類候草木以共雕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

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併名字軼行不傳此則宰衡之與

阜隸容彭之與殤子容容成公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善導養之術令齒復生髮反黑猗頓之

與黔婁陽文之與鮑洽猗頓富者黔婁貧者陽文美女鮑洽醜女黔婁見高士傳鮑洽見呂氏春秋

四句皆是譬喻命 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知故曰死生有中吉凶相去之遠

命富貴在天斯之謂矣 以上博徵古今皆以暢其然命體周流

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名自來或因人以濟

交錯糾紛迴還倚伏 由吉而凶 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

凶中有吉 而其道密微 五臣本 寂寥忽恍 忽 無形可以見無聲

可以聞必御物以效 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玉之冕旒任百官

以司職 物所托之物業術是也人所成之人智愚是也效靈成

後因人之業術知愚以為湊合譬天王以冕旒執極居中任百

官才之高下使司其職之大小毫釐不可假借天玉喻命任職

喻人所 而或者觀湯武之龍躍謂龕 五臣本 亂在神功 帝王是

謂警猛致人爵 以警猛取富 見張栢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 以

經取富貴亦是命所為漢書張禹字子文善說論語令禹授太

子遷光祿大夫後賜關內侯後漢書栢榮治歐陽尚書授太子

為太子少傅封關內侯青禮諸侯 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 命

以主 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請陳其梗槩夫靡顏膩理 昌

焉 許子頰 形之異也 靡 綴膩滑也 貌之美者 哆 張口也 音

醜一定 朝秀晨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 壽之長短一定淮南子

暮死蟲也生水上似蠶蛾 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 人之

養生要曰龜鶴壽千百 一定史記淳于髡說鄒忌趨出口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

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左傳周子有兄而無惠不能

召月文選集序 卷之五十三 辨命論 三 故也干

同知三者定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

識於十其蔽一也此段言天生人物美醜壽夭知愚人皆知其

命者之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朱建平相書曰額有龍犀入

龜文公侯之相孔叢子夫子適周見農弘農弘語劉文公曰孔

貌也河目上下匡平而長後漢書李固貌無鏡知其將刑屋紐

顯其膺錄蜀志蜀郡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

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五人主社稷

當壁而拜者神所立也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

星虹樞

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春秋元命苞大星如虹

生朱宜華名朱宜少吳氏舜母感樞皆兆發於前期渙汗

星之精而夜哭聚雲高祖事已見上皆兆發於前期渙汗

於後葉總承上或為王侯或被刑或膺爵士或生聖嗣若謂

驅。獵。類。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亦夜哭一截來則未達宵冥

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宵冥神明其。一。也。此段就後來未有其

之前定則言非皆指命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鼈呂氏

命者之蔽二春秋

有莘氏女子采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夜夢有神告之曰日出

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白水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

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淮南子歷陽中有老嫗常

行仁義有兩書生過之曰此國當滅為湖姬視東城門有血便

走上山勿反顧也自此嫗數往視門門吏問之嫗對如其言東

門吏殺雞以血塗門明日嫗早往視門有血便走上山國沒為

湖楚師屠漢卒睢惟河變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漢書

晨擊漢大戰彭城靈辟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

不流戰國策白起率數萬之師越韓魏而敗彊趙北坑馬服屠

召門之集集成

四十餘萬眾流血。火炎崑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成川，沸聲如雷。

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五臣本之哉。

其蔽三也。此段見天地劫運已成，不論聖是凡，總或曰：明月

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考。語本淮南子：類累也。考不

因其才有所未，故亭伯死。五臣本作於縣長相如。五臣本卒於

園令。後漢書：崔駰字亭伯，竇憲為車騎將軍，辟駰為椽，察駰高

家前漢書相如拜為孝文園，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

令既病免，家居茂陵而死。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

緣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結緣懸黎皆美玉，喻抑尺之量有短

哉。或其才美中有不足，故致見康忽作一難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

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合死，霜露其

為詬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漢書：主父偃，齊國

橫術家，貧假貸無所得，北遊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乃上

言闕下，拜為郎，至中大夫，偃曰：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

烹耳。又公孫弘，淄川人家，貧牧豕海上，太常上對諸儒，太常奏

弘第居下策，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後至丞相，於是起客館，開東

閣以延賢士，按公孫弘前經對策，不遇後，後對策年已六十，始

遇主父偃游談，無所合，因上書始合武帝，意言此二人若當不

遇，未合時便死，後來誰傳之？電照風行，聲馳海外，空前愚而後

者，可知前是命塞，後是命通。將榮悴有定，豈天命有至極而謬生

智先非而終是？即上所云將榮悴有定，豈天命有至極而謬生

妍蚩其蔽四也。此段見前後只此一人，而遭逢不同，因謂前之

雄者不知皆出於命，則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此以感應自故

言非出於命之蔽四 夫虎嘯風馳 龍興雲屬 然見其由命 故



重華立而元愷升。見左傳。辛受生而飛廉進。史記仲裔生飛廉。飛廉生惡來。父子俱以

材力事。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閔主眾明君寡。而董猶不同。

殷紂。器梟鸞不接翼。君子小人。勢不並立。是使渾敦檣杙。踵武於雲臺之上。仲

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左傳太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予

子天下之人。橫。去。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此段見命

謂之檣杙。人亦通命當塞。雖善人亦塞乃類。彼降羌者。人面獸心。寔安鳩

應之期。則言非出於命之蔽五。上淫曰蒸。雖大風立

壽。指劉聰。以誅殺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下淫曰報。雖大風立

於青邱。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淮南子堯之時。窳

鑿齒。修蛇皆為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澤。殺九嬰於凶

水之上。繳大風於青邱之野。上射十日而下殺窳窳。斷脩蛇於

洞庭。禽封豕於桑林。誌疇華南方地。九嬰水火為人害者。北狄

之地。有凶水。大風。鷲鳥。青邱。東方封豕。大彘。桑林。湯禱旱地。

自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脣。乘閒電發。金行謂晉。詩上帝

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左帶左衽。王元長勸給虜書。啓曰。息

沸脣於桑墟。齊梁之世。通以虜為沸脣。按沸脣義同鳩舌。遂覆

灑洛。傾五都。沂洛背河。左伊右灑。見東京賦。居先王之桑梓。竊

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角其區宇。種落繁熾。充物

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

之以人。其蔽六也。此段言為惡反獲福。可知是命。然所謂命

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

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絀

名月。大異。命論。文。年

中庸在於是所習。惡皆可視所習為轉移。如下所云若命則難轉

移。是以素絲無恆立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素絲可立可

身可香可臭亦視乎習此以喻意發。故平路學於仲尼厲風霜

明上習字下則舉一善一惡為証。故平路學於仲尼厲風霜

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弒。善本逆之禍。所習惡左傳楚子

太子商臣商臣聞之告其師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

行大事乎曰能以官甲圍成王王縊穆王立潘崇太子師而商

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楚之後業皆

結纓事。見左傳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也。善上邪正可以習為

不可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一難故宋公二言法星三徙。善

轉移。宋景公有疾災或守心災或災星心宋之分野朝臣謂公曰可

於人公曰國無人何以為君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人歲不

登何以畜人是時災惑乃退三舍延祚二十一年。楚惑執法之

星故云。殷帝自翦千里來雲。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

法星。磨其手自以為犧用祈。若使五臣無善惡無徵未治斯義。見命

福於上帝雨乃大至。若使五臣無善惡無徵未治斯義。見命

人事為。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再承上文而暢

轉移。國父于公其門閭壞父老方共修之于公謂之曰少高大闕門

令容駟馬高蓋車我理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寬子孫必有與者

至定國為丞相封侯又嚴延年遷河南太守其母從東海來欲

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

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此君子所以自

戮也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果敗。此君子所以自

彊不息也。命由人之善惡為轉移。若使善本作仁而無報奚為脩

善立名乎斯徑廷定之辭也。難者之言止此徑與廷相遠言為

善不能轉移乎命是太過之言徑

廷本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

從難者之言而解之承上鬼神害盈皇天輔德來肩吾問于連

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若河漢而無

極也極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不得沉於禍淫輔

德之積善餘慶立教也覺世之言不得不知是是鳳鳥不至言

命也。有德不遇聖君今以善本片言辨其要趣。徑廷之言何異

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蟬蟪朝生夕死莊且荆昭德一

丹雲不卷。左傳有雲如衆赤鳥夾日飛三日楚子使問周大史

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大諱周宜祈雨

有非受罰又焉移之遂弗崇王薨駭於宋不驗於楚周宜祈雨

珪璧斯罄。寧莫我聽駭於商不驗於周于叟種德不逮勳華

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即從上所難而折之醒快莊為

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跡蕩蕩上帝豈如是乎

再申上可知本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此釋君子所以自強

於命之一定。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夫食稻梁進芻。楚患衣狐貉

不勤於脩德。襲冰紈。漢書齊地織作。觀窈眇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小

人善本作。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此段脩道德習仁義敦孝悌

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

而為也。非為欲轉移平命之。故乃在我者當如是。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

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名來而不距。指年生而不

喜死而不感。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

命之不充。誠五臣本作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充誠猶言加損豈有史公董

相不遇之文乎。司馬遷為太史公故曰史公遷集有悲不遇賦董相江都相董仲舒仲舒集有士不遇賦

按把古來許多窮通得喪都歸之於命。見惠迪從逆吉凶

有時可憑亦有時不可憑。其可憑處固命不可憑處亦命

皆出自然而然。人事毫無干涉。但君子順受其正。盡所得

為於已付不可知。於天此即樂天知命之學。意似激而實

平。理似偏而實正。行文疏宕清越。極似班叔才全命論。

昭明文選集成卷之五十三終

昭明文選集成卷之五十四

古榕方廷珪伯海評點

胞弟文彬伯質校刻

總目 廣絕交論 演連珠

右共五十一篇

廣絕交論

劉孝標

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著葛帳練裙路逢峻峻泣然矜之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到概見其論抵凡於地終身恨之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

後漢書朱穆字公叔為侍御史感俗澆薄莫尚敦篤著絕交論以矯之稍遷至尚書率贈益州刺史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



散衆多也。莊子巧歷不能得而况凡乎。漢書桑弘羊。而朱益州汨

骨。羹敘。粵同。謨訓。捶。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鷂。人靈於

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言朋友之義備在典謨。公叔亂常道

於切直若撻人也。嬖同也。以上皆言交道古今。主人听。謹然

不廢疑。朱穆作絕交論之非。為下文發議。張本。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微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觀鴻鴈

雲飛。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醉則志叶斷金。醒則言交絕。今

者不觀雲飛。謬之甚也。此是責其知常而不知變。見近而不見

遠。撫以手按之也。鼓琴循絃。謂之徽。韓詩外傳。趙遣使於楚。臨

去。趙王謂之曰。必如吾言。辭時。趙王方鼓琴。使者因跪曰。大王

鼓琴。未有如今日之悲也。請記其處。後將法焉。王曰。不可。夫時

有燥濕。絃有緩急。微。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夔屈。從道。汗

性。推移不可記也。鳥。隆。聖人統上下而言。金鏡。喻道之明。風列。風化。即倫常之理

隨之。以汗隆。四句大意是言。凡。日月聯璧。贊豐。豐。切。之弘致。

事要變通。不可執一偏之見。雲飛。電薄。顯。棗。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

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謂衰亂王者設教。從道汗隆

太平。則明疊疊。微妙之弘致。道衰。則顯棗。華反經之微旨。然則

隨時之義。理非一塗。若五音之變化。乃濟九成之妙曲。今朱公

叔絕交。是得矯時之義。此猶得玄珠於赤水。謂窮妙理之極。謨

謀也。乃謀之於心。而為是言。非同臆說。不可指以為非。易定天

下之吉凶。成天下之疊疊。疊疊。微妙之意。二句言道之常。故曰

弘致。論語。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舊註。謂反經以合權。二句言道

織仁義。琢磨道德。驩

五臣本

其愉樂。恤其陵夷。

此言良友每事

使象罔求而得之。赤水喻心。玄珠喻道。象罔喻虛無。

至夫組

相成。道德資以

放苞野

呂月文選集

卷之五十四

廣絕交論

三

放苞野

琢磨仁義因之組織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

良朋款誠始終若一寄寄託通感通靈臺心也本莊子註心為神靈之臺莊子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各自足故相忘今引江湖唯取相忘之義詩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註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音德音○以上是言古人道義之交故交不可廢不入速叔世民訛狙余詐颺起箝谷不能踰其險鬼勢利故曰素交

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上明良朋此明損友葛龔集曰龔以毛羽之身戴邱山之施左傳叔句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於是素交盡利交與天下蚩蚩鳥驚

雷駭然則五臣本無則字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角言其畧有五術焉較明術法也下則從而散之若其此肥鈞董石權壓梁竇漢書石顯字君房少坐法腐刑為黃門中

尚書元帝被疾政事顯白決又董賢字聖卿哀帝悅其儀貌拜為黃門郎詔將作監為賢起大第武庫禁兵盡在董氏後漢書梁冀字伯卓為大將軍專擅威柄竇憲和帝舅為大將軍事皆專決雕刻百工鑪捶萬物吐

漱興雲雨呼喻吸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燠灼數句其威權之盛雕刻鑪捶是假天地為喻言天地靡不望影是奔使物成形質如雕刻鑪捶所為也風塵喻聲名

藉響川鶩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形容曲盡向註言逐

勢利之人如星奔川鶩望影聽響爭赴於皆願摩頂至踵墮膽豪貴之家鶴蓋謂蓋如飛鶴軫車後橫木沈七族五臣本作宗是曰

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富埒五臣本作將陶白貴巨程勢交其流一也願以死自結於豪貴要離荆軻俱見上

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閤汗而鳴鍾陶陶朱公





歸鴻於碣石是日談交其流三也。此是附名流逐聲氣以求揚名進身雖勝於上二等人然

總非素交駟牡馬也張敞集曰倉蠅之飛不逾十步託驥之施乃騰千里之路軼過也淮南子馮遲大丙之御也過歸鴈於碣石碣石海畔山言因

其一言聲名遂四達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善本離品物

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五臣沫鳥因將死而鳴哀西京賦人在

陰時則慘此借言安樂患難作煦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冥

懷昭谷風之盛典吳越春秋伯嚭來奔於吳子胥請以為大夫

乎子胥曰吾之怨與語同子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同憂

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復俱流誰不愛其所近

悲其所鄉者乎伯嚭伯州犁子伯州犁亦為楚所殺故伯嚭因

子胥在吳而奔吳二人於楚俱有殺父之仇故曰同病相憐恐

懼冥懷申斯則斷金由於湫子隘刎頸起於苦蓋胡臘反左

上憂合傳景公欲更

吳子之宅日子之宅湫隘器塵漢書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

左傳范宣子數戍子駒支曰乃祖吾離被苦蓋湫隘皆言

賤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蒲張王撫翼於陳相申上是日窮交

其流四也言宰嚭由伍員濯漑而榮顯語既貴而謂員張耳因

既也宰嚭由員而仕如物之汙滌之使潔物之槁灌之使育張

耳陳餘皆趙將後耳與餘有隙遂棄餘歸漢耳後襲餘泝水上

遂殺馳騫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縲衡所以揣其輕

重縲所以屬其鼻息探其有若衡不能舉縲不能飛雖顏由龍

翰鳳雛會史蘭薰雪白魏志崔琰曰邴原張範所謂龍翰鳳翼

皆執衡秤勢之輕重持絲量氣之麤細若勢輕氣微雖行如履

回冉耕德如會參史魚終不云重龍翰鳳雛喻道德光輝蘭薰

雪白喻性舒向金玉淵海卿雲繡蔽河漢舒董仲舒向劉向金

行芳絜玉淵海言其行同金

昭明文選集解 卷之五十四 廣絕交論

其文同黼黻之麗河漢之廣語皆本王充論衡

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無勢利可為身援挾若

衡重鎰銖續微影飄檄匹滅○形吝更為雖共工之蒐慝驪兜

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八兩為鎰二十四銖為兩此

較量一番重鎰銖相去無多微影檄畧有皆為匍匐透迤折枝

氣息蒐隱慝惡也南荆謂楚東陵謂盜跖皆為匍匐透迤折枝

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剝盡若輩面皮有勢

透迤邪行折枝同折腰莊子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穆天子傳河伯曰示汝黃金之膏將其

意將已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將所入實行張霍之

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惡是日量交其流五也量何等入始與

毒問人者苞苴裹魚肉者或以葦或以米凡斯五交義同賈

鬻故桓譚譬之於闐闐林回諭之於甘醴賈買鬻賣也譚集及

之文戰國策譚拾子謂孟嘗君曰得無怨齊士大夫乎孟嘗君新論並無以市喻交

曰然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然此

以市喻交疑拾誤為相遂居譚上耳莊子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

如醴林回人姓名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未亡或古約而今泰

環讎覆迅若波瀾此則徇善本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存亡指勢位古今循

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事已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義同始終變文耳

漢書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育少與博為友故長安語曰蕭

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後育為九卿博先至丞相與博

交論

放苞于

有。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規規言見不

來利交者多至此忽作疏宕以散其氣漢書下邳翟公為廷尉

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

其門日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然善無因此五交是生三

豐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覺也豐取隙也推究其利交流弊前

眼便不相識是為敗德傷義同禽獸之行難固易攜離訟所聚二覺也去此就彼

陷饕餮貞介所羞三覺也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

古人知三覺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櫛古楚

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後漢書王丹字仲回其子有

欲奔慰丹怒而撻之令近世有樂安任昉人作論海內髦傑早

縮銀黃夙昭民譽縮貫也銀黃銀印黃綬遁文麗藻方駕曹王英時五臣

特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方併也曹王

踈謂獨立於眾時或作特亦可從後漢書許劭少峻名節好人

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郭郭林宗也鄭當時

字莊為大司農每朝候上見一善則盱衡扼腕傷其未遇過一才則

揚眉抵掌樂道雌黃出其唇吻無朱紫由其月旦晉陽秋王衍

於意有不安者輒更易之時號口中雌黃東觀漢記汝南太守

宗資任用善士朱紫區別後漢書許子將與從兄靖俱有高名

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月旦輒更品題故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

合輜側輜蒲擊鞞為坐客恒滿蹈其闕闕若升闕里之堂人其

噢隅謂登龍門之阪生時何等傾動一世輜車前衣車後為輜

召月交選集序 卷之五十四 廣絕交論 故也

裁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

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戰國策客有謂伯樂曰臣有駭馬

言願于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旋視之

去而顧之一且而馬價十倍又汗明說春申君曰夫驥服鹽車

上太行中阪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驥於

是仰而鳴者何也被見伯樂之知己今僕居鄙俗之日久矣君

獨無前拔僕也前拔翦拂音義同東觀漢記詔賈逵人請南宮

雲臺言士人因訪顧瞻翦拂而升臺省者摩肩疊跡言其多也

影同飄漢儀以丹莫不締恩狎也。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

漆塗地故曰丹墀。羊左之徽烈。二句申上言皆欲以古人交情自許淮南子惠施

伯桃為死友聞楚王賢往尋之道遇雨雪計不及瞑目東與歸

俱全乃并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徽美烈業也。野絕動輪

駭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應作墳。草木宿。

之賓。東粵謂新喪助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揚州魏武遺令於臺

里常於家預多雞一隻一兩縣漬酒日中曝乾以裹雞徑到所

赴家隧外以水漬之使有酒氣升米飯白茅藉以雞直前醑酒

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禮記。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

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馬。南寄命鄣孺之地。諸孤助子也劉璠梁典助有子東里

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邱成分宅之德

後死何等索寞此謂到洽兄弟劉孝標與諸弟書曰任既假以吹噓

各登清貫任云亡未幾子姪漂流溝渠洽等視之依然不相存

瞻平原劉峻疾其苟且乃廣朱公叔絕交論焉東觀漢記朱暉

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德未

敢安也堪後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及物故南陽俄暉聞

堪妻子貧窮乃自往候視見其困厄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

五十斛帛五匹以為常羊舌氏叔向春秋外傳叔向見司馬侯

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此事君也昔者此其

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孔叢子邱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酣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嗚呼世路嶮巖許宜一至於此逆其妻子還其璧隔宅而居之

太行孟門豈云嶮絕此處始盡情痛罵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弃之長蘄指利交一輩人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亦以此等反

皦皦然絕其零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不若麋鹿

按交遊一途惡薄炎涼古今同慨自利交風熾即及身結納前同膠漆後判秦越何況友之子孫觀梁典所載昉之諸子俱無學術貧苦固其自取但尚非不肖則引手相援

不能無賴於父執之有力者况洽等兄弟各登清貫實藉彥昇吹噓之力則以德報德遠出尋常寺為心安理順乃竟漠然坐視不分半菽不拔一毛此則洽等之可罪故見是書投几於地銜恨終身也嗚呼為子弟不能家承素業負荷析薪已屬有愧至不能食力輾轉求人情以屢瀆能給其求者亦寡矣况以流蕩失業辱及所生哉然則洽等誠可罪亦由昉之諸子不能讀父書也

此句與亦由如之語下不無語文清也

其言與凡外郎論其為也

其言與凡外郎論其為也

其言與凡外郎論其為也

演連珠

五臣本無演連珠三字。傳玄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按演引也，引而伸之也。猶憶辛未子假館榕城東湖之麓，卽以是歲註選適文宗亦用是題課士。時林氏兄弟一為朝浩，字霽川，一為朝海，字月波，朝夕侍。因取陸作各分其半，命二生註之。甚愜予意，今發錄。不其及見是書，成矣。因錄其語於後。

陸士衡

劉孝標注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土所以播氣。

蜀曰天地

所以施生。日薄於天星。迴於漢穹蒼。所以紀陰陽之節。在山則實。在川則虛。扶輿所以散剛。柔之氣。日星山川俱為功於天地者。皆喻臣穹天后上。皆喻君。向註以日與山屬君。星與川屬臣。割裂難通。紀物者。物之長養。收藏。以是而紀。播氣者。布四時之氣。使成歲功。如下所云也。向註此章。喻君象天地運動之節。而任賢能。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

成歲。劉曰。夫五行四時。佐天地造物者也。然水火相踐。金木相

功。五行即金木水火土五星。參錯而行。以是。以百官恪居。以赴

致一歲之用。致猶效也。致用以生成萬物。是以百官恪居。以赴

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觀天地之無為。而成人君居其職。亦同日星山川五行四時之各有司。如八音然。一盞各司一音。離分也。明君惟執契居中。使八音無相奪倫。觀其克諧之合而已。會合也。未以八音克諧為言。又是譬中。之譬老子有德司契。契券也。此又是借來說律呂。

此章言人君能無為而治。惟在用八。

林霽川

臣聞任重於方。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

衡殆。形過鏡則照窮。劉曰。夫輻銖之衡。縣千斤之重。徑尺之鏡

則衡危於鏡。則照暗也。上二句以一事言。下二句以衆事言。承處同。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

力而辭豐。上句是不竭其力。不踰其器。下句則自量其力。自審其器。辭豐則無僨事之失。

此章見國家當因才任使。不可強人所難勝。

林霽川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邱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

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劉曰。此章言賢人雖

殷三仁。辭職隆周。十亂入朝。見明主之興。非天地特為生賢才。在引而用之為貴爾。

此章見賢才無地不有。有不世出之君。則有不世出之人。

豈是臨期天降地出。林霽川

臣聞世之所遺。即下未為非寶主之所珍。即下金不必適治。是

以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言末代

神弃賢故俊乂無翹車之徵。金碧有鳳舉之使。漢書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而致。於是遣諫議大夫王褒使持節而

求之

此章見人主不知物色賢才。崇信妖妄。是不求其所當求。

而求其所不當求者。林霽川

臣聞祿放。五臣本於寵。非隆冢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

以三卿世及。東國多弊。五臣本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

之運。劉曰。龍謂五侯。親謂三卿。言三桓專魯。而哀公兄逐五侯。用權而漢氏以亡。

此章見用人當本至公。不可私於親故。林霽川

臣聞靈輝朝覲。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

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置於心。翰註。靈輝。日也。覲。見也。灑。猶散也。程。量也。

夫日之朝見。隨隙穴大小而納照。風之夕散。因形物巨細而賦音。霽川補註。亦猶至道之行。如日之照物。物無不給。大化之洽。如風之灑物。物無不被也。

物無不被也。

此章言王道之成。霽川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吏。

不眇邱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傅巖之夢。劉曰。古之隱人。結巢以居。故曰巢父。或言



即許出也洗耳一說巢父也記籍不同未能詳孰是皇甫謐逸士傳巢父者堯時隱人及堯讓位乎許由由以告巢父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揚若名令聞若汝非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又高士傳巢父聞許由之為堯所讓也以為汙乃臨池水而洗耳

此章見高尚之士非國家物色所能致齊川

臣聞鑒之積也無厚器形而照有重淵之深精神目之察也有畔器形

而眡視周天壤之際精神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形

器發明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上文

惠凱樂歸仁精神之為鐘鼓玉帛形器之為向註鏡之質薄目

明之德則不假禮樂之形小所以能照深視遠者以有精明之德聖人能體此精

此章言應事之理操約而用博全由以精神為感通林霽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冶容

不悅西施之影五臣本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劉曰美女之

之人高山之陰不止不進之馬虛實之驗在茲也按積實動物

者如一星之火可以燒原之類崇虛不能移心者如圖畫山川

人物之類都人冶容二句是証崇虛不能移心言都人雖悅冶

容未有圖西施之影即指之以為真者班如二句是証積實動

物班如馬行不進也言誠不已於行雖泰山之陰不可止使不

前此即駑馬十舍得而及之意正見實能動物註家俱失其解

此章見凡事虛不如實林霽川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按與居難則易

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繁絃所思齊川云

弱處難則

召月... 演連珠

易者謂處難為之時亦易下二句言時若不用亦無所展其才幽蘭縈絃分頂上文以足其意縈絃縈結之絃不可鼓也

此章是言賢士不遇時雖有才亦不得展

林霽川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是以陵飈之羽

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

劉曰蒼鵠能飛不假風力鳴鵠夜見豈藉還曜此與聖人通塞

而不窮夷險而不屈何以異哉莊子鵲巢於高榆之顛巢折凌風而起鷓鴣夜撮蚤察毫末晝出暝目而不見邱山言殊性也

倒日謂日倒從地下而出

此章見人有異人之才不必待人以成事

林霽川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黜殯

甲率志

非貪瓜衍之賞禽息碎首

申發

豈要先茅之田

劉曰夫黜尸以明諫

觸車以進賢並發之於忠誠豈有求而然哉史魚自以生不能道蘧伯玉退彌子瑕及死使子殯其尸於側室不居正堂今云柳莊誤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穆公穆公以為私疑而不用乃以首觸檻而死以達其誠劉云觸車誤事俱見韓詩外傳左傳晉侯以瓜衍之曰賞士伯亦賞狄臣千室以其薦士伯成獲狄之功又襄公以先茅之懸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瓜衍地名先茅縣名

此章見純臣薦賢非為其私

林霽川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

自上

朗璞蒙垢不能吐輝

五臣本作暉

是

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

臨雲為雲所蔽

論衡日月猶人之有目利眼日也後時者君不見知不能及時而用

此章見君雖明而忠良之士易為左右讒邪所蔽

林霽川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喻死繁會之音生五臣本作主字於絕絃將絕之絃

喻將死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應上二句烈士赴節於當年應下二句

必有不屈之言是即繁會之音善誌香以燔質而發芳絃以將絕而流響喻貞女沒身而譽立烈士效節而名彰楚辭五音紛其繁會

此章見人貴立節死而不朽名重於生

林霽川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脩身則足是以三晉之強

屈於齊堂之俎申上二句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五臣作揚

立威於樽俎子罕慟哭於介夫終使晉人輟謀齊宋不撓良宰貞臣有效於斯者也晏子春秋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觴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為壽公命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撤去之范昭不悅起而舞顧大師曰為我奏成周之樂大師曰

有臣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并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謀孔子聞之曰善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禮記晉人之規朱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哭之哀而人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規國乎史記韓哀侯魏武侯趙敬侯共滅晉三分其地故曰三晉陸氏從後通言爾非謂平公之日已有三晉之名

此章言良臣能消患於未然

林霽川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上二句言歌下二句言舞節歌

樂之是以言苟適事精麤可施申上二句士苟適道脩短可命申下二句

命命而用之但句未妥

此章見出言作事貴適機會

林霽川

黃連珠

未

後

卷

之

五

十四

卷

之

五

十四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德教

俟物而濟物即所藉榮名緣時而顯因雲乘風皆指君末

此章見人欲成業立名因機則易林霽川

臣聞覽影偶質質形也影是影形是形豈不能解獨指跡慕遠

無救於遲跡古人已行之跡指而慕之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

之具便是徒法之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高談上古

此章見為治當循名責實馳騫空談皆屬無益林霽川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暘谷善本作之晷晷日揮翮生風翮羽

繼飛廉之功飛廉是以物有微而毗著毗助事有瑣而助洪總承

此章明人有小善亦可取之助成大功林霽川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温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故五臣

威以齊物為肅頂下德以普濟為弘頂上

此章明國家當恩威並用一出之以至公林霽川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五臣道繫於神人亡則滅古人已死

用不傳是以輪匠肆目不之奚仲之妙瞽叟五臣清耳而無伶倫

之察善註此言事在外則易致妙在內則難精奚仲巧見於器

也輪匠即輪扁見莊故輪工能繼其致伶倫妙在其神故樂人不傳其術肆極

予世本奚仲作車

此章大意是言物有象故巧可以學至道無形故妙難以言傳瞽叟樂師伶倫黃帝時人造律呂者

林霽川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同一性理之所極卑高一歸同一理是以

准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善註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至其極

也殊塗共歸雖方諸稟水於月而不加於水之涼陽燧取火於日不加於火之輝言來處雖高不能有加於尋常水火正見其同量一歸周禮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用

此章見物理物性各歸一定再不能於一定之外得加毫

末林霽川

臣聞絕節高唱如陽春白雪之類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肆陳訊問也非庸

聽所善是以南荆有寡和之歌申上東野有不釋之辯申下

宋玉對問篇呂氏春秋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說而請之野人終不聽於是鄙人馬圍乃復往說曰子耕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子苗野人大悅解馬還之

此章是對淺人不可與說深語於其所喜所明者投之則

易入林霽川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有實事可徵唐徵音錄響操終則絕虞典謨之迹

無實事可徵莊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所云薰止乎身者難結所

老虛無之說操終是以玄晏之風恒存不顯為動神之化已滅即莊老所云

則絕為不假禮樂刑政之具形動神隨君民相名以天也有空言而無實跡故化已滅劉曰周孔以禮樂訓世故其迹可尋倪惠以

堅白為辭故其辯難繼是以唐虞遠而淳風流存蘇張近而解環易絕按劉註上半截是蘇張句難解

此章見治道當以前代可據之迹為徵若高談太古不過

自適一時之意不足信也 林霽川

臣聞託闇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發藻

奪虛捕景 形不可藏 大人貞觀探心昭忒 情不可隱良註言人不可

重光日也貞正昭明忒差也藏形於闇自以為密日發光藻而照之隱情於智自以為匿聖人非探曠但以無私之照無情之觀故物不能逃

此章見善惡無隱不彰無所容其揜著之工 林霽川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族放而

唐劾二臣誅而楚寧 蜀曰凶邪亂正亦由浮雲蔽天疾風激水

治風雲皆指小人天與川皆指朝廷清與平皆指治安邵美也二臣費無極與鄒將師左傳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子而弗圖將焉用之子常乃殺費無極鄒將師盡滅其族

此章見去小人則朝廷治 林霽川

臣聞音以此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眾聽所傾非假百 五

本作北 里之操 紂所作也 萬夫婉變非侯西子之顏 分頂上文 故聖人隨

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 上四句是人不過求於我此二句是我不過求於人

此章見國家能權時立制便足慰人望治之情所云俗不必成康化不必三代也未則言其隨才器使不必求全責

備卽以行政通之用人首尾貫一串事。林霽川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已所勗。是以利盡

萬物不能。斂童昏之心。由上德表生民不能。救棲遑之辱。申下

曰下愚由性非假物所移弊俗係時非克已能正是以放勳化

被四表不革舟朱之心仲尼德冠生人不救棲遑之辱隆謂去

汗使隆勗謂勉之為善歡開也。此章見性之惡俗之弊處於一定雖聖人亦難為功。林霽川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理不素定於身或難照是

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劉曰檢謂定檢不

有節尺圭可以知其數深情難測淵識不能知其心故光武蔽

於龐萌魏武失之張邈應人心所存之私見我以常理測其如

是彼却不如是故謬見人心尤難知於天。此章見人心深阻觀人要慎。林月波

臣聞傾耳求音。眊優聽苦。目不能為功澄心徇物。形逸神勞。狗

也神為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耳目雖處同方

形所役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視聽不能相代理

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其休。不能以他人之耳目為我之耳目

此章見人一身之耳目彼此尚不能兼資為用凡事不能

無藉於人亦不可徒恃乎人。林月波

臣聞遁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懷春

也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形與影偶不適窮愈達故凌霄

演連珠

年 攸 臣 好

之節厲。申上截名勝欲者魯義姑是也窮愈達者嚴光是也

此章言人當擇其重者為之。字警拔。林月波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垂天之雲是以

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不必時雍不異時雍豐沛之士忘栢撥之君。豐沛高祖

所興栢撥湯也不必栢撥不異栢撥四句總申上文莊子北漢有魚名之鯉化為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家語子路為蒲宰

夫子入其境而歎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何也曰吾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

也入其邑墟屋甚嚴草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其民不擾也後漢書卓茂字子康南陽

人遷密令視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

此章見人之情易遂欲易足為治者當遂其情足其欲文

極爽達。林月波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莫同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

珉珠。善本作武夫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劭。劉曰運

則賢明易與數逢澆季則愚聖一揆故堯在朝而舜登庸哀公居位而仲尼逐也善註飛轡懸景皆謂日也日有御故云轡頓

舍也西頓謂已夕東秀謂旦明也秀出也向註懸景月也喻權臣按若以懸景為日夜光可說匿耀珉珠不可說匿耀若以為

月於夜光亦有碍是行文疎處上是說人下是說物意義究大同小異

此章見世亂則賢愚俱困。林月波

臣聞不應於近遠有可察。因飛灰而知九州之氣候故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

包。因各影而知天運之推移故可包四句已括下意下特申足之是以寸管下僚。音素。猶向也天地

召月文是美也。卷之五十四。演連珠。三。校色軒。



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劉曰寸管黃鍾九寸之律以灰飛所以辨天地之數即示近之義也以夏至立丈二表於陽城表觀其晷影以知日月之度斯所謂託驗於顯者也善註司馬彪續漢書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墮必周密布緹慢室中以木為按每律各一內痺外高從其方位加律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按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

此言凡事遠不離近微不離顯觀人察物理莫能外林月波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滯於實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靈於虛

是以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反正以申

文上

此章見應事當去其適莫之私游其心於至虛庶觀人觀

我各得所宜林月波

臣聞祝啟五臣本作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鼙鼓疎擊以節繁絃之

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承鼙鼓圖物恒審其會承祝啟鼙鼓所以節樂

樂器雖小樂必因之以濟以見事雖小治必因之以成不可廢也

此章見為治之具圖其大亦不可忽乎其細林月波

臣聞目無嘗五臣本作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

誅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

此章見君子當以恕已之心恕人眼前語大有明理林月波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足也則充是以王鮪登

俎周禮春獻王鮪不假吞波之魚蘭膏油也停室不思銜燭見楚詞之龍一

此章見人既適意便不必多求知止之義也林月波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動中靜也震風洞發則夏屋有

時而傾靜中動也何則牽乎動則靜凝水動也安流則靜故係乎靜

則動貞屋靜也震風故動不當傾而傾是以正傾也善是以淫

風大行貞女蒙治容之悔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劉曰此謂物無

常性惟化所移故水本驚蕩風靜則安屋木貞堅風來則傾亦

由貞專之女值淫奔之俗或有桑中之心凶虐之人被淳風之

化常挾賢士之義善註悔當為誨曾參史史魚此章言善惡無定因物以為轉移見人當慎習意林月波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貴賤以價值之多寡言不善立

言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履此是不遺與上少原之婦哭其亡

簪賈子楚昭王與吳人戰軍敗走昭王亡其躋履已行三十步復還取之曰吾悲與之偕出而不與之偕返於是楚俗無相

弃者韓詩外傳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使弟子

問焉對曰鄉者刈著薪而亡吾著簪孔子曰刈著薪而亡著簪

有何悲也婦人曰非傷亡簪吾所以悲者不忘故也此章見人不可忘故舊林月波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五臣本作不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

飈漂山不興盈尺之雲非其類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以其方故

闇於治者唱繁而和寡非其類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以其方詩習習谷風

維風及雨良註商颺秋風谷風東風彌猶偏也峻高也夫秋颺吹山不能興與雲疾不應也東風動條則必降雨微而順也亦猶闇者法繁而人不從明者事約而功高大

此章見作事能乘機利導則事半功倍林月波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和所因以情生於性非性之適適安也四

句是詩家興體以一賓一主相陪而下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自能是以殷墟

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二句用反結劉曰殷墟謂紂周京幽王也弃性逐欲遂令

身死國家為墟故微子視麥秀而悲周大夫見禾黍而感宮室已盡故無佇立之跡按此章大意是言烟雖出於火烟閉火反為之滅故曰非

火之和情雖生於性情熾性反為之害故曰非性之適若

火壯則火不為烟制故烟微性充則性不為情蕩故情約

惟殷周二主不能約情於性乃有滅亡之禍文勢遞引而

出又一格也坊註俱失其解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栖雲而

繳飛宜於仰魚藏淵而網沈宜於俯賁鼓密而含響宜於塞則笛竦而

吐音宜於通劉曰賢聖之道動合物宜隨俗濬隆用行其正取其濟物而已由求鳥必高其繳須魚必沈其網也善註太

鼓謂之鼓賁與叢古字同密謂不通風故聲遠揚疏謂笛孔

此章見處事順應無方乃不凝滯於物林月波

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貴五臣本於身故臨川有投跡之哀善

性命之道含靈所惜以利方生則生重利不以利喪生是理之所守道之所閉也以身方義則義貴身而以義弃身是勢之所

奪權所必開也是以據圖無揮劍之痛以利輕於生臨川有投

迹之哀以身輕於義文子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劍其喉愚

者不為身貴乎天下也死君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莊

子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

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切清冷之淵而死揮劍句無實事乃是借文子語以虛對實耳

此章即怯夫慕義何處不勉之意林月波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以天地

之蹟該於六位申通萬殊之曲窮於五絃申明其要劉曰事得其要難寡而用博易

之六爻該綜萬象琴之五絃備括衆聲

此章言應事之理貴於通變而知要則能以簡而御繁以

少而勝多林月波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觀赫赫之列是以

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總頂上文劉曰此言令人尋本而弃末也善註法言或問經難

易曰其人存則易亡則難

此章見觀人當由本以及末不可因末而求本纖麗形之

本洪赫火之本影與灰則末矣造乎其質質即本也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疎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步暑

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

善註儀法象步也慎子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

之外。下於水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也。其勢擊概也。按物即指水遠謂目能視遠下於一尺即不能見淺深故猶疎形即指渾天儀近謂目不必視遠周天之度無不瞭然故密儀天二句申上神藏於形臨淵二句申上情見於物註俱混翰註此章明事遠者不必難知近者不必易察夫天體雖遠可以法推者疎而易知神機至近非能理契者密而難測故聖人用心不重其大不輕其小

此章見人之明或不蔽於遠而蔽於近。

林月波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是以

吞縱之疆不能反蹈。海之志漂檣。

善本作鹵字

之威不能降西山之

節。善註言勢有極也。虐暑涸陰之隆不能易火冰之性吞縱漂鹵之威不能移貞介之節吞縱謂秦六國為縱秦吞之也魯

仲連義不帝秦見史記。

此章言物有一定之性不由風會為轉移。上舉其理。下實

其事。林月波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火流金。

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

劉曰金為火所流海為寒所凝此理開而常達然則能流金而

不能焚景能凝海而不能結風此數閉而必窮數術也

此章見人之威力有時而行亦有時而格。明其不可恃意。

林月波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

期謂先期

迅風陵雨

陵雨暴雨  
出法言

不謬晨禽之祭。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

濟註。足於性謂松柏天損謂霜雪。貞於期謂雞鳴時累謂風雨。喻君子邪亂不能侵其明節。亦猶風雨不能誤雞鳴霜雪不能凋松柏。淫侵也。

此章即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之意。

林月波

古榕伯海曰。連珠之體。雖無指實之事。凡一切持身涉世。應事接物。皆可以意相求。大抵前虛後實。前伏後應。前案後斷。法總不外於賓主。反正開合。淺深用風。人比體為多。一篇之中。義取相生。相足必有根據。以立言。五十首中。多取子書以演其說。作固不難。學之亦易也。

陳氏螺潛曰。五十首中。或據理而談。或罕譬而喻。或假於物。或徵於事。習其體者。必先有前言往行。瞭然胸中。然後有以博其義。類伸其旨。趣得詩人風詠之義。正非空疎者。可以襲取也。

昭明文選集成卷第五十四終

昭明文選集成卷之五十四

西以類本出

其以則其美於物其自無於高入無難之義其夫空而後  
其是猶似神賢其韻亦必去其不其言其行如欲其以  
則其對故曰五十首中其韻與而義始字曾言何如也

